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一卷

韓布衣 布衣韓生，豪宕好奇。出遊則累年不返。萬里不遠也。嘗曰：「吾平生所善有四：一為會稽老道士，一為湘江女子，一為太倉泥塑皂隸，一為粵西驛亭之鬼。」或徵其由，曰：「吾向游會稽，路遇道士。銀髯雪頂，足下恍惚有雲氣。異而尾之，則入一茅庵，踞坐石上。問之不應，禮之不答，怒而呵之，亦不報也。餘無奈之何，亦坐其旁，默然相守兩晝夜，飢甚而呻。道士大笑起，出門，餘又尾之。行裡許，道士反顧曰：「無賴子，纏擾何為？欲作餓殍耶？」余曰：「師不死，我亦不死。」道士脫餘。復大笑，遂出一物啖餘，類蓮實而大。腹頓果。引至一處，雲館星橫，環以流水。僕妾數輩出迎，道士指餘謂之曰：『是爾輩主人，宜善事之。吾往欠！』餘掣其袂，辭不可，道士曰：「無庸！餘索替人不得，而屬之子也。」絕袂而去。餘遂入居之。數日，有偉丈夫臥門外。餘意其飢，使飯之。不受，堅臥彌日。問其故，曰：『居無家室，出無輿馬，不如死也，將棲魂於子之門矣。』餘哂曰：「何必爾。」拉之入室，即以道士之所贈贈之，出門徑行。復遇道士揖余曰：「子難取易舍，心跡灑然，道根植矣。後五十三年，相見於天都峰下，勿忘也！」遂去。異哉道士，仙乎仙乎！此餘方外之交也。

『南遊於楚，曉行湘水。遇童子涉草而來，手握馬蹄香一束。聊從乞之。答云：「是我姑姑命彩以簪鬢者也。不欲更與人。」徑去不顧，餘亦置之。旋過一山居，嘉樹當門，小憩其下。忽見前童子啟門，熟視曰：『是乞花人也。』因招餘進。具茗飲。有女子窺簾間，若甚姣好，鬢旁馬蹄香猶依稀息也。餘辭出門，女使童子追餘反。詰其故，曰：『姑姑年少氣高，不旨適人，棲遁於此。人稀地僻，虎狼如麻。視君有奇骨，將邀福於君，惟鄰是卜，緩急有賴。惟君之賜！』餘許諾。館餘於舍旁之次，供具甚備。童子餽資脯，越一日至。一夕，暴客大集。餘橫槊而山，遇女於門，短衣提劍，劍脊血光殷然，已斬其魁而連其餘矣，翩然竟入。乃知女習劍術也。餘故善槊，思一角以究其能，使請於女。女不可，屢請乃許，餘舞槊，女飛劍削槊，槊斬如朽。餘大驚而退。童子乃言女父本豪客，女傳父術。固無敵也。女多技能，工筆札，尤嫻於琴。一日，忽抱琴詣餘，紉衣茜裙，婉孌無儔，而風範矜肅，據彈彈《思歸之引》，音響淒激，往而不反。曲終，語余曰：『吾逝矣，』推琴而絕。餘出其資，厚葬之，餘以付童子，封樹而去。此閨閣之交，蓋神交也。

『又嘗宿太倉古廟。泥塑諸神像面目不完，顛倒頽牆斷瓦之中。獨廊下一皂隸像，執杖巋然。餘戲曰：「窮途倦客，藉爾為東道主人，攜有壺酒，當以酌爾。」因舉壺灌之，問曰：『佳乎？』隸應曰：「佳！」餘不覺驚躍卻立，叱之曰：「鬼子敢爾，立斬爾首！」隸置杖叩頭乞命曰：『素嗜麴蘖。且遇知己。不覺失言。幸寬假之，使得侍杯杓，亦不岑寂。』餘佯其言，笑許之，對坐而飲。苦無飲器，各引頸就壺吸之，須臾酒涸。隸曰：「君與我錢，我能行沽。」解杖頭付之，果沽酒至。又飲。隸先醉，哆口刺刺，談幽冥荒怪之事。已而距躍曲踴，挪揄不已。餘曳其髮以虐之，塌然臥地。餘亦旋醉，遂臥其旁。比曉酒醒，隸執杖如故。餘是日郊游至暮，復止廟中。隸欣然迎門，問：「有酒乎？」餘答以錢盡，隸攢眉良久，曰：『當謀之。』遂出。既而抱一甕、置兩爵以歸。酌之，佳醞也。窮所自來，悄語曰：「盜諸酒肆耳。」餘賞其解事，縱飲大醉。由是日以為常。一夜，求出盜酒，久而不反。餘閱且倦，枕肱而臥。隸見於夢曰：「盜盜發被執，投諸濁流矣。感戀高情，姑來相訣。」言訖而覺，淒然傷之，蓋酒徒於是亡矣！

「又嘗探奇粵西，晚宿驛亭。長夜荒闌，星河到枕，徘徊而興。遙聞吟詠聲，清越宛委。細聽之，其詞曰：

『月黑萬山迷，西風吹我出。

平生短劍青，秋氣侵人骨。』

餘詫曰：『鬼也！』又聞鬼吟曰：

『棲鶻叫層崖，亂星墮林莽。無人夜轉深，巖洞孤泉響。』

聲漸逼近；徐步逆之，一鬼頽而羶，貿貿然來。餘心頗懼，鬼笑曰：「餘雖陳人，然不為俗大輕出，非魑魅之比。子何畏焉？生時雅好孤游，致死山谷，魂魄戀此不能去。向有蕭生過此，與餘交最篤。蕭生去，寂寞至今，始得吾子，願少留也！，餘頷之，與坐亭礎上，談論甚暢，瀕曙乃隱。餘遊山至暮，期於亭下，鬼又至，曰：「壯哉游也！雖然，蹊徑不習，末窮幽險。今夜月輝竟天，某請為導，必有以娛子。」餘欣然從之。鬼授雙履，著之足輕，登陟巉岩，易若平地。每經峰巒洞壑，指示其名勝縷縷。至一古洞，中有老猿見客作禮。洞外小猿數十，爭獻山果，飽啖而反。如是十餘夕，乾餼告匱。始辭別。鬼慟哭送餘。逾年復往，三宿亭下，鬼不至，其交遂絕。

「道士隱其姓，名希客。女子姓阮，名西娘。驛亭之鬼，姓練名嵌。」

逆旅少年

陳孝廉奇聖自京師之金陵制府，道遇騎使，一一亦往制府勾當公事者，一一因同行。

一日，解裝逆旅，則北寢已有宿客，遂止東偏。頃見少年自外人，深笠寬衣，面掩於笠，不甚可辨，即北寢客也。趣召主人，使治具待客，必豐必潔。主人諾，去。少年入北寢，曲肱支頤，凝燈宴坐。陳亦遂就榻。而騎使素好選事，秣馬儲芻已，潛往窺之，伏於梁間。

旅柝再鳴，歛見一物飛入，狀類鸚鵡，乃覺室中鞞鞞，勢若鬥兵，燈影散亂，莫可端倪。頃之，有一人踣地，乃胖僧也。少年揮劍擬之曰：「若不自量，欲犯乃公耶？」僧固稱『不敢』，卑辭乞命。少年曰：「若雖不競，然亦吾屬也，羽翼可任，安肯相遇？」遂釋之起。

復仰視梁間，謂騎使曰：「君為壁上觀，亦殊勇敢。宜下相見。」騎使方怖，聞言駭甚，趨下拜伏。少年並攜就坐，呼主人將酒看來，相與飛觴大嚼。少年與僧語，騎使略不解，危坐傾聽而已。

酒酣，少年謂僧曰：「吾有尺書寄於某所，能為我鱗鴻乎？」僧曰：「能。」少年又曰：「三日後，會我某山，能不愆期乎？」僧曰：「謹如命。」少年即袖中出書付僧。僧便乞辭，復如鸚鵡飛去。

騎使亦謝出，往臥東偏。天明跡之，北寢空矣。叩主人，亦弗知也。以狀語陳，相與嗟異。計僧所寄書及所期之地，殆三四千里。騎使又言少年形貌，「玉立美如曲逆」雲。

影娘

青蓮山秀削如花，清泉出其陰，淳而為沼，滄然澄沏。昔有士人春日陟山，倦憩水上，拾得一玉釵，把弄冥想。忽水中見麗女子影出其肩後，若相偎倚。驚而反顧，無有也。俄而微風皺波，混漾久之，影遂失，歎詫而歸。

試一覽鏡，則女在鏡中，倩輔流睇，士人悅之。出釵問之，曰：「此卿所貽耶？」女搖首微笑，徘徊卻去，環佩珊珊作聲。士人大惑，入以游語，女面頰發赤，斂然遂隱。士人急索視鏡背，垂首悵惘。聞空中吃吃笑，微語曰：「左矣！」其聲如簫管從風，微婉清妙，莫知其所自發也。

士人彷徨四顧，神志散亂。又聞空中語曰：「苟無相謔，當見鏡中，日一度。第焚沈水香，供釵其上，妾即至矣。」如教，果至，即相對瑣瑣語他事。朱唇微動，則聲出鏡中，詞旨殊妙。其初一兩時許便去。久之，語漸狎，女亦稍稍見答，遷延鏡中不忍去。

家人異其狀，疑鏡為妖，奪鏡摔之地，鏡裂，士人驚惋失聲，曰：「傷我麗人！」亟取他鏡注視，乃色喜曰：「幸無恙！」家人愈異甚，盡藏其鏡，不使復得窺。士人憂悶，嗒焉如喪魂魄。

偶於案上得芍藥一枝，不知所從來，聞耳畔語曰：「君頗識此花名否？請西如園中池上，與君別矣！」士人淒然，趨詣之，見女在水中，攬涕而歌曰：

涓涓流泉，激灑清池。
灼彼鏡光，影合形違。
斯影斯幻，復能幾時？
春風告行，贈子將離。
子不我思，思我其誰？
子即我思，我胡能為。
悠悠天地，兩心知之。
水流西東，永以為期！
遂不復見。

士人由是臥疾，廢飲食，治以巫醫，弗效也。有道士款關求見，自言知隱疾。家人見之，道士問士人：「玉釵安在？」士人瞿然曰：「公焉知此？」道士微笑，袖中取絳丹一粒，令吞之，病良已。

道士謂曰：「君前身為諸生，過鄰家，值其女影墜釵簾下。瞰其無人，徑拾之不還，由是相慕悅。女死，念釵墜人間，業緣未了，求得之，轉以貽君。而格於形跡，弗能合，又懼為君害，故去之。行而丐我，我憐其情摯，故來。」因出一小瓶授之，曰：「當以某日如青蓮山，見梅花樹上有翠鳥千百飛翔，乃捧瓶西向，立呼『來來來』者三。當有所遇。」遂辭去。

至期，士人如言往呼，乃見紫煙一縷入瓶中。聞瓶中語曰：「來矣！」即懷瓶趨歸，置室中。頃刻，瓶大數抱，中辟一戶，有麗人姍姍而出，即昔之水中鏡中人也。道士旋來撫瓶曰：「幾壞我器。」瓶即小如初，納袖中，倏然已杳。女謂士人曰：「道士蓋申元之也。」

朱克

宛平朱克，感疾晝寢，夢游河濱，眺望甚樂。有四馬服車東來，車中五人，御者一。御者曰：「某貴家張樂召客，但有知者皆得往。汝盍俱焉？」五人者亦呼「亟登」。克不覺已在車上。

疾驅而行。

抵一處，嘈雜類市鎮。西有崇台，優伶演劇其上，其下列席焉。賓客甚盛。克與五人亦共據一席，酒饌隨至，亦不知主人誰也。克素不習酒，又念抱病未瘳，絕不敢飲。而五人饜饕彌甚，杯盤盡罄。御者促曰：「可歸矣。」復上車馳行。

少焉皆下，入一家，則克之姨之家也。御者直擁至犬窩。遞推五人僕，皆成小犬。次至克，克恐，欲走避，亦為所推，大呼昏去。比蘇，則身亦犬矣。遍體痛楚，母犬為舐之，痛頓止。姨至，見之，曰：「犬產六子矣。」克呼姨，弗應。復訴曰：「我，爾甥也，非犬也。」姨亦弗聞，遂入內。群狗皆爭食母乳。

克亦覺乳香，飢欲食，復念：「我人也，奈何食狗乳？」欲趨歸，足弱小能運。強行數步，母犬輒銜至故處。中心淒然自傷，遂為異物也。

忽見御者踉蹌來，頗惶恐。旋有二役追至，以銀鐺係其頸，叱曰：「何物小鬼，敢私誘人為畜耶？」一役牽御者奔去，一役舉克而掌之。昏痛之際，倏已復故身。即隨役至家，為所僕，瞿然而悟。

母、妻環之哭，蓋死焉而復甦也。亟述其事，使驗諸姨家。犬果產六子，其一牡犬者死矣，黑首而赤身，與克冠服之色相符也。克取死犬歸，裹以布而埋之。

非非子曰：跬步不謹，即墮畜生道，微乎危哉！幸地府敏察，復其故我。不然，雖欲不為犬於也得乎？

六腳骨

三江口富翁某，延師教其子。授以《三字經》首句，依師讀之，亦能成誦。試使獨誦，則函胡，似云『六腳骨』。使誦次句亦然。以至他書字句不符者，皆曰『六腳骨』，蓋奇魯也。娶婦甚艾，竟不能人道，姁續以斬。然善博善竊，曲盡其妙。卒傾巨萬之家。殆夙業雲。

劉生

劉生，三十游庠序，遂得狂疾。逢人輒謾罵，人無有伍之者。

偶訪遠親，歸迷失道，遇瞽叟坐山下，交手而倚杖於肩，意甚得也。劉漫叩之，叟揮其杖曰：「南。」劉乃南行三四里，幽篁蒼翠，溪水淙淙，訝非故道。

於時日既曠矣，頗惶惑，遙見三四丫頭女子戲竹林間，一一眉目竟秀，不可描畫。一一取竹葉扭結作舟，投溪水中，共叉手憨笑。劉以失道告，一女子斂笑睨視曰：「客何為者！閩中人豈孤竹馬哉？」劉心好之，故故請指迷，遷延不去。一女子謂眾曰：「歸耳歸耳，莫聽煩絮。」遂相攜穿竹林中去。

劉尾之，數十武，見小村落。眾女子入一白板屋，返身見劉，相與嬉笑耳語，扉遽闔。劉徑叩之，意甚肆。良久，有嫗出應，問：「何處惡郎子過門欲碎？」劉答以求宿。嫗曰：「家有主翁，請自見之。」言已自去。

劉登其堂，粉壁紙窗，甚雅潔。一老人擁杖枯坐，燈影中就視，即向所遇瞽叟也。怪而問之，三問而不答。劉怒罵曰：「瞽奴給我失道，何得復爾？」叟曰：「我奚瞽哉？迷道者真瞽耳！爾目誠在，且何為問我？」劉語塞，忿然徑出。

時月弦雲翳，萬星隱曜，俯不見地，舉步輒絆躓。遽返，則門已扃矣。頗悔前倨，而恥於再通，便就簷下倚坐。少焉細雨刺刺，衣絮漸寒。聞門內鶯語間關，笙簧滿耳。徐察之，乃女子讀書聲，念欲一進觀，且便圖寄宿，計亦良得。

遂復叩門，前嫗啟門問，劉掩入，詭辭以對，而諱言前客。嫗曰：「止！君適至此，何誑也？須重啟主翁。」乃趨上堂。劉從戶下窺見叟南向據案坐，兩眼碧光與燈燭相映射。女子十餘人，羅坐左右誦書，溪上數女亦廁其列。始知叟蓋非瞽者，心竊竊驚訝。嫗前白叟，叟曰：「是故為求宿來也。東廂一席地，姑為之所。」

劉因登堂，欲自陳謝。叟便閉其目，書聲亦遽止。視叟，瞶眊如前矣。劉益怪之，問叟曰：「丈人之目何其異也？」叟曰：「老朽失明，何足為異？」劉詣觀諸女所讀書，則皆掩之。問何書，叟曰：「此不足為子道也。昔山人遺我此笈，惟妮子輩能讀之。請便棲止，勿復見詰。」語次，女子皆已趨入內，叟亦策杖起。劉不得已，詣東廂，而堂上之燭滅矣。

東廂寢具頗設，便昏然就睡。中夜聞虎嘯聲，忽復驚覺，起，窺見堂上光明如晝，一虎蹲階下，有大鳥群舞庭中。女子皆華妝，次第乘鳥，從簷間翔去。最後嫗出，騎虎將行。聞叟笑謂曰：「諸妮子遊戲甚樂，奈老夫何？」嫗曰：「勿復作龍鍾態，且偕往耳。」叟因擲其杖，化為白龍，天矯而下。叟躍登龍背，乃朗目修眉，面如傅粉，少年人也。嫗亦少女耳。龍虎相逐，凌空而逝。

劉汗浹如蒸，始敢縱息，乃知叟亦並非叟。而視己身，乃在破舟中，並無篙楫。煙波空蒙，惟其所之，肅然悲恐。條有名而呼之者，則舟已觸岸。捨舟亟登，杳然無人。仰視疏星綴天，殘蟾未墮，樹杪群鴉，猶在夢中也。徐有光一縷，起於林腰，望而即之，砰然下墜，若在陷穿。舉目如漆，俯仰略無所見。以手四捫，杳無崖壁。且捫且行，亦無窒礙。大呼叫絕，亦無應者。歷時甚久，歷路甚遠，不知其為南北而為東西也，不知其為晝而為夜也，不知其為明而為幽也。既困且飢，念必無生理。而困極飢極，卒亦不死。頹然僵臥，不復能行，因默念瞽叟神人，何乃困我？

旋覺有物上拂其頂，引手探之，乃一垂繩，急捉繩結於帶間，蛛挽而上。挽且千尋，繩卒不盡，即又惴惴，不敢釋手。縋懸良

久，力竭握弛，昏然復墮，遂聞人語其旁曰：「是劉生也，何以在此？」劉因張目，則天地雲日、山川人物，昭然復見，若矇之始發而夢初覺也。其語者劉之鄰人，其地則劉所居郭外耳。掖之至家，計失道時已三十餘日。劉自是恂恂謙讓，鄉里稱之。

借金人

康熙中，有圖公某者，厚於貲財。其母氏八十初度日，置酒張樂，召客為壽。

是夕客散，圖歸私室，將寢，而屋瓦作聲，聲及於地。俄有一人排扉入，軀貌侈偉，巾服皆青，露刃於腰間，屹立于燈下。圖駭怖失色，請問所欲。其人曰：「聞公多精金，姑以百兩貸我，旬日當還也。」圖曰：「敬諾。」顧侍兒取金授之，其人乃出門升屋而去。圖驚甚，囑家人秘之。

越數日，燈下獨飲，其人忽復至。圖亟問何來，曰：「來還金耳。」遂出金。圖曰：「金已贈壯士，不欲還也。」其人笑曰：「吾亦有少金，不知其品高下，故借公好金較量耳。非剽公金者。」圖因曰：「壯士能飲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即滿引奉之。立竭數觥。乃辭去，曰：「感公厚誼。公此時無所用我，他日當相報。」言訖已逝。圖異而歎曰：「真奇士也！」

後數年，圖被罪在獄，資財藉入官，妻孥各食其力，相隨一老僕而已。一夜，有拳簾入者，負一囊置地，拜曰：「公尚識某否？」圖詫曰：「甚憶，然忘之。」曰：「疇昔貸金主人也。」即解囊，出衣裘二襲。白金五百兩相授，曰：「知公困乏，聊以相助，且酬舊德。」圖感泣稱謝，曰：「義士惠我於窮，幸不死，宜何如報？敢問姓字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吾無姓名久矣。向嘗借金，即呼錢『借金人』可耳。」又曰：「固扉嚴邃，吾往來幸無覺者，公宜密之。倘泄於左右，此金非公有矣。」遂別而去。

圖後經赦出獄，卒衣食其金以終。

虎

圓明園離宮外，虎圈三區，坎地為之，覆以鐵網。有戶，可梯而下也。旁各為小柙，限以木閘。上為轆轤抽屜之。虎奴將糞除，則啟閘；俟虎入小柙，則閉之。故虎奴下上卒不與虎遇。

有某奴役此有年矣，亦漸狎易。一日啟閘，虎入，閉閘不盡者去地尺有咫，弗覺也。既下而虎出，將啣之。奴震懼流汗，踞而請曰：「若啖我，即啖。苟念喂養之恩，毋啖我，若即入，毋恐我。」虎聞言，躊躇不決。奴又哀乞，於是虎竟入柙，不復顧。奴乃緣梯上，幾墮者三四。

官日供羊一頭，為諸虎俸。於是奴德此虎，飼之往往倍他虎。遇有事殺虎，奴率以他虎應。此虎以奴庇，老且壽焉。後圈虎且盡，將殺虎，無代者，不得已，檻此虎以往。奴痛哭送之，謂虎曰：「命也夫！奈何？」虎既殮，奴亦尋斃。

靖安有虎，夜躍上人家屋。虎重屋弱，四足陷椽中，大吼，棟宇撼動。其處者為二女子，蓋姑嫂也。聞屋上虎聲，仰見虎足，走且恐。久之，虎不能去。姑嫂相與謀曰：「此易制也，不圖且有患，盍決其蹠？」乃共梯上梁間，以繩繫虎足，其姑持而引之，搜斲以伐薪之斧。四足次第解下，不及天明，虎竟卒。

皮先生

有皮先生者，魯而好奇。慕愚公之移山也，而曰：「愚公年九十，我始半之。太行、王屋，若是其高且廣也，而可移，我直試其少者？」

野有丘。率二子荷畚操箕，旦夕壅之，而欲以徙之。或笑止之曰：「愚公事，《列子》寓言耳。且彼為其塞出入之迂也，故欲平其險。今此培塿者，處於廣漠之墟，居焉而不障於廬，行焉而不壅於途，葬焉而不窒乾墓，種蒔焉而不浸子之田壤，亦既避子之巧矣。子何為者？且是丘也，高僅可隱。廣不及數畝之宮，平之不足以誇力，去之不足以鳴能，過之者如去毛髮焉。而曾莫之知也，子何為者？」弗聽。壅之期月，運土於溪中，溪為之塞。

是歲旱，溪涸。溪右之農，其田弗溉焉，苗且槁。以先生絕其源也，相與哄諸其門。先生懼，亟出溪中土置溪上，復成一丘。見者笑謂先生曰：「此誇娥氏之力也！」

王大膽

康龍山言：有王大膽者，習愛書。佐某廉訪於蘇州，豪於膽，群呼「王大膽」。同舍諸客欲試之，恐以鬼，弗畏也。又偽為鬼冠服面目者，伺諸幽而乘諸忽，王遇之，言笑自若。人以是信王之果大膽也。

他日，諸客游郊外。見丐者狀絕醜惡，皆笑曰：「此真鬼，盍致之出試王大膽？」僉曰：「善！」召丐者與歸。賜之錢而告之謀。丐者辭曰：「丐小人也，胡敢然？懼獲罪焉。」再三諭之而後許。

是夜，王歸寢，猶閱牘燈下，不遽寢。諸客亦已伏丐者牀下，隙窗而伺之。夜將半，丐者出，則左手持牌，右銀鑊，如世皂隸狀，前而咄王曰：「去！去！」王見則大嘶，仰而踣。諸客亦驚，趨視，王大膽已絕矣。而丐者亦忽失所在。乃皆詫曰：「此真鬼！」

羅台山

羅台山有高，江右人。嘗察孝廉，不汲汲仕進。抗志讀書，以博雅聞海內。能拳勇，善擊劍，風流雋爽，殊有奇氣。好購買古器。鼎彝、權律之屬，充列几案。又好蓄奇石，有奇章南宮之癖。數千里外，輒獨行無僕從。

嘗慕蜀中瞿塘、滄瀨、峨眉、劍閣山水之雄險，束裝獨游。比返，載石盈舟，如百萬金寶，壓舟欲沉墜。處石以囊，其上者囊以繅帛。坐舟中捧運摩挲，終日不體。

舟子竊窺視，以為財也，夜相與謀議殺客而分其有。舟子四：一老翁，其二為翁子，一為傭者。二子及傭者竊竊語，翁入問，初皆秘之。翁詰不已，始以所謀告。翁驚曰：「噫！惡乎可？」二子曰：「厚利也，且易而無禍，何憊焉？」翁不能止，歎息去。

時羅已寢，忽驚覺，袖而占之，知有殺機，潛起，屬耳察之審，還就枕。

後數日薄暮，舟泊荒江叢葦間，其儕請曰：「今者享神介福，願以餽餘為客壽，客其無辭！」羅曰：「甚善。」舟子喜，以酒饋進。羅知其酒鴆也，置不飲。舟子陰異之，然欺其獨夜，度無所避匿，亦不固強。羅自出紹興釀一甕，傾杯大嚼。甕幾罄，偽醉，據榻滅燭寢。

頃之，三人各秉炬持刀入，刃晃晃如霜雪。一人舉刀就枕下悉力斫之，覺有異，驗之，非人，蓋卷被為之如酣臥狀，相與大駭。搜索，聞羅在別艙呼曰：「餘在此！」一人奔之，忽飛一石起，中腕，腕傷刀落。二人次至，亦如之。遂突起擊三人，俱僕，拽而疊之，拾刀擬其項，笑曰：「餘能前知，安得犯餘？餘無金，亦無點金術，爾曹何利焉？姑與爾曹戲，故不泄也。亦藉以殲厥敗類，聊逞餘志。」

三人哀呼乞命。翁亦來踞請，羅麾之起，曰：「翁無罪也，毋恐。」翁泣曰：「三人者罪固不宥，然老朽之嗣斬於是矣，幸仁人寬假之！」羅從容擲刀曰：「為翁故，貸爾曹死。亟革乃心，脫復創難，必血吾刃矣！且孤蹤遠涉者，類能自保，如某猶其季指耳。遇之悉當善視，毋自取戾，搖尾態不足常恃也！」眾唯唯。

於是共疑羅神人，奴僕事之，訖於既，不敢有貳。

非非子曰：癸丑夏，與李介夫太史剪燈語。介夫述台山軼事，相與壯之。夫台山自有其遠者、大考，不以此表見，然已難能已。又言台山嘗為友人戲閉室中，三日不與食飲，無飢餒色，殆能辟谷耶？而聞其已死，其真死耶？惜餘不及見之。

偷飯翁

偷飯翁者，以偷飯得名。曷為乎偷飯？乃以母故。翁之貧也，母病，無以食也，聞鄰之炊香，涎而梯。翁傷之，則乘間竊諸其釜。有豎子見之，竊告鄰人，跡而至。至則翁方捧飯、跪進母，母拭淚嘗之。鄰人以是知其孝也。

是時翁年始十有二歲。及長，客河南，未娶也。有女子自來為翁妻，育二子，歸其家而奉母焉。母終而去。翁後以稗販起家，

納粟為縣吏，有廉聲。